



大窑遗址公园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约30多公里的保合少镇大窑村南山坡，横亘在内蒙古西部的阴山山脉大青山南面的支脉，是一个集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。

园内奇山异石、绿草葱茏、山林叠嶂，溪流潺潺，自然风光优美、景色宜人。园内的无字天书、磨光巨石、双龙戏珠、百米古洞、莲花并蒂、凤凰展翅、登临远眺、遗迹斑斑八大知名景点令无数游人叹为观止、流连忘返。

鸿蒙初辟，石启北疆。大窑遗址，是中国北方地区一处重要的石器制造场遗址，曾出土了石锤、石片、石核、龟背形刮削器等大量的石器工具、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，其中，有多用途的石器工具龟背型刮削器最具有特色。大窑遗址的发现，证明了内蒙古阴山地带曾有远古人类活动，把内蒙古人类活动历史推前到60万-70万年前。“大窑文化”遗址，在世界上目前也是独此一处，它的面积之大、出土文物之多也极为罕见。大窑遗址的发现，将内蒙古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年代追溯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，证明了北方阴山之南也已有原始人活动，他们与举世闻名的周口店“北京人”共处同一时期。证实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历史，说明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带也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，由此开启了北疆文明起源的时代序幕。

踏上大窑遗址的黄土台地，五十万年的时光在脚下静静流淌。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，却承载着中华文明最初的记忆。微风拂过，卷起细碎的沙尘，仿佛在诉说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。在这里，每一块燧石都是时光的见证者，每一处考古探方都是通往远古的隧道。

踩着木板铺就的步道，看着云朵掠过遗址上空，我隐隐感觉到了那些散落的石器碎片正在光影中苏醒。



暮色漫过艾布盖河的河床时，我总想起查干哈达草原的炊烟。那些混着牛粪味的灰白雾气，在草原的暮色里浮浮沉沉，像极了记忆里不肯散去的影子。1963年的夏天，我出生在这片被风反复抚摸的草原上，脐带剪断的那一刻，大概就有草原的馨香钻进了肺叶——达茂旗查干哈达的风，从来都是这样霸道，却又让人一生牵挂。

查干哈达的冬天是从驼毛袜子开始的。霜降刚过，母亲就把晒干的驼毛塞进粗布袜筒，针脚走得又密又深，像草原上蜿蜒的车辙。她总说：“脚暖了，浑身就暖了。”可真正的严寒来临时，即便是三层驼毛袜子，也挡不住白毛风的穿透力。那些从蒙古高原卷来的风雪，带着冰碴子抽在脸上，疼得像被马鞭子抽过，耳朵尖先是发麻，接着就失去知觉，等回到屋里靠近牛粪火炉，才会有针扎似的刺痛漫上来——那是冻僵的皮肉在慢慢苏醒。

我家的土坯房矮矮地伏在草原上，像只蜷着身子的老绵羊。每年腊月，大雪总会把后墙埋半截，清晨推开屋门，积雪能没过膝盖。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，抄起铁锹在门前挖雪道，铁锹插进雪堆的声音格外清脆，在寂静的清晨里传得很远。我们跟在后面，用小铲子把雪堆成矮墙，阳光出来的时候，雪墙会折射出细碎的光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。有一年雪特别大，父亲挖着挖着突然笑了，他指着屋顶说：“你看，爬上这雪堆就能上房了。”果然，门前的雪堆已与屋檐齐平，我踩着松软的雪爬上去，能摸到房顶上晾晒的牛粪，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硬的牛粪

当我闭上眼，以石击石的敲凿之声便在山谷中幽然回荡，像是远古祖先的呼唤穿越山峦与时间，抵达耳畔的瞬间，天地忽然安静，只剩下思绪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由驰骋。我仿佛看见祖先们赤裸着铜色的脊背，筋肉绷紧如弓，鼻息粗重，枯槁而筋骨嶙峋的手紧握石锤，额头的汗珠滚落，血滴融入石屑，生命的活力尽数灌注于每一次敲打与捶击之中。他们的眼神专注而执着，将生存的意志与凿石的坚韧，一锤一锤刻进了石缝里。轻轻抚摸着石片锋利的边缘，我的指尖似乎隔空触到了那另一双手掌上的厚茧与沟壑，土灰嵌入掌纹，与我的微汗贴合——两双手在燧石上交叠，时间骤然模糊了界限。

这里曾是猎人时代的圣地，五十万年前，这片土地上就有“兵工厂”。那时，大窑遗址附近地区选出的能工巧匠入驻大山深处，他们为农耕狩猎甚至抵御“外敌”制造武器。阴山南麓的丘陵曾覆盖着原始森林，大黑河与小黑河的清波滋养着万物生灵。远古的先民们赤足踩过湿润的泥土，以燧石相击的脆响叩开文明之门。那些被岁月磨蚀出光泽的石核、石斧，至今仍在诉说着“敲击即智慧，淬火即新生”的生存哲学。想象着汪宇平专家60岁高龄仍骑行山野寻石的执着，我忽然懂得，真正的文明火种往往在民间最质朴的探索里。

大窑遗址展示馆内展出那些沉睡已久的石器，石球、刮削器，看似粗糙，却蕴含着惊人的智慧。它们不仅见证了先民的生存哲理，更展现了人类最初的审美追求。在遗址坑内的石器制造场，成堆的石片和半成品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史前工业图景，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最早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精神。这些沉默的石器，是中华文明本土性和连续性的最好证明，它们诉说着一个关于文化根源的永恒故事。



饼，带着淡淡的草香。学校的教室比家里更热闹。30多个孩子围着铁皮火炉，炉子里塞满了晒干的牛粪，火苗蹿得老高，把铁皮烧得通红。我们的哈气在玻璃窗上凝成霜花，画满歪歪扭扭的小羊和云朵。老师讲课的时候，声音里总混着柴火“噼啪”的声响，偶尔有火星溅出来，落在砖地上，烫出小小的黑印。下课铃一响，男孩子们就往屋外冲，把冻得硬邦邦的羊拐骨掏出来，在雪地上摔得“啪啪”响。女孩子们则挤在火炉边，用冻红的手指翻着课本，油墨的香味混着牛粪的烟火气，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味道。

有一次我在雪地里追一只白兔子，跑着跑着就迷了路。风卷着雪片打在脸上，辨不清方向，棉裤冻得硬邦邦的，像套了层铁皮。我蹲在雪地里哭，眼泪刚流出来就冻成了冰碴。后来是牧民巴图大叔骑着马找过来，他的皮大衣下摆扫过雪地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他把我裹进怀里，胡皮帽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睫毛上全是白霜。在他怀里舒服极了，我闻着他身上的马奶酒味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已经躺在自家的热炕头，母亲正用融化的雪水给我泡冻僵的脚，水里面漂着花椒，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融融的。

草原的夏天是突然降临的。前一天还穿着棉袄，一场透雨过后，艾布盖河就涨了水，河边的芨芨草一夜之间蹿高半尺，绿得能掐出水来。查干哈达的牧场，像是被谁掀开了蒙着的灰布，一下子就鲜亮起来。羊群在远处的坡上滚动，像撒了一地的珍珠，牧人的勒勒车在草地上碾出浅痕，车轴转动的“吱呀”声，能顺着

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剖面，如同一部“无字天书”，十六米高的地层叠压着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记忆。每一层灰烬都封存着古人类的体温，每一道石纹都记录着与自然的博弈。当考古学家从土灰灰烬片中检测出燃烧残留的碳化物，我仿佛看见先民们围坐在篝火旁，用龟背型刮削器分割兽肉，火光在他们古铜色的面庞上跳跃，将蒙昧的夜色染成琥珀色。

漫步在遗址公园幽静处，仿佛仍能听见远古的回响。恍然间，采石场遗迹里那些半成品的残骸，犹似千万年前生生被中止劳作而抛下的工具。这些石头无言，锋芒却如被永恒凝固住的一声呐喊，粗砺却无比执着地穿透了五十万年的寂寥，执着地向我们诉说祖先的坚韧与前行的意志。最初那石斧石刀，原不过是为切碎果实，割开兽皮以蔽体御寒的实用工具罢了，岂不知这粗糙技艺不懈的磨砺与提升，最终竟演化成了今日我们手中用以记录思绪的笔、掌上传递信息的手机——从石头的坚韧到数字的纵横，工具嬗变的外壳之下，仍是人类对世界进行理解、干涉乃至塑造的原始冲动。

石斧虽钝，燧石却已化作光缆里奔涌的记忆晶丝；石刀失色，仍由千万代人执握成今天的钢笔与手机键盘。站在石坑边缘，我默默拂去石屑——原始与当下之间，横亘着的其实并非时间深渊，不过是工具如蝉蜕般层层脱落的壳；而那石质壳下，我们血液里奔流的，仍是五十万年前山顶洞深处未曾熄灭的星辰；智慧所承载的，是生命以创造突破自然围困的无穷潜能。

黄昏时分，夕阳为这片土地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，那些散落的石器在光影交错中显得格外动人。我俯身拾起一块带有明显使用痕迹的刮削器，五十万年的时光在这一刻变

得触手可及。它让我想起那些围着篝火的夜晚，先民们不仅用这些工具获取食物，更用它雕刻骨器、制作饰品，开始了人类最早的艺术创作。这种从实用到审美的升华，正是人类文明的独特之处。

“岁月失语，惟石能言”。石制品是旧石器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工具，也是连接今人与先民沟通的媒介。从粗糙到精致，从简约到复杂，每一道石痕都镌刻着人类探索世界与求生策略的智慧与执着。这些石制品宛如冷寂岁月中的火种，照亮人类前行的征途。

站在观景台上远眺，大青山巍峨的身影与遗址交相辉映。这里不仅是考古学家的圣地，更成为北疆文化旅游的新地标。当地巧妙地將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，既守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又为周边居民带来了发展机遇。民宿、手工艺坊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，让远古文明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大窑遗址的旅游价值，不仅在于它的古老，更在于它能让现代人与远古文明产生共鸣，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。当我们漫步在这片土地上，五十万年的时光仿佛被压缩成一个瞬间。那些石器上的每一道痕迹，都是人类智慧的花火，都是文明传承的见证，都时刻提醒着我们：旅游不仅是看风景，更是寻找文化的根脉；发展不仅是追求经济效益，更是守护文明的记忆。

离开时，回望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，夕阳下的遗址显得格外庄重肃穆。大窑遗址就像一位沉默的智者，用它五十万年的阅历告诉我们的：旅游的真正意义，在于让人们在追寻诗与远方的同时，也能找到文明的源头，获得精神的滋养。这或许就是文化旅游的最高境界——让远古的文明之光，照亮现代人的心灵之旅。



去，四条腿像安了弹簧，转眼就没了踪影。学校的火炉总是比家里的旺。教室后排垒着半人高的牛粪堆，值日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生火，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冒，在教室的房梁上绕几个圈，才从窗缝里钻出去。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能看见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舞，混着同学们呵出的白气，像一幅流动画。

我总在上课时想起查干哈达的炊烟。母亲烧火时喜欢把干牛粪掰成小块，塞进灶膛里，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的土豆在沸水里“咕嘟”响。午饭大多是土豆炖肉，肉是牧民家养的羊，肥瘦相间，炖得烂烂的，土豆吸足了肉香，软得能捣成泥。那时候细粮金贵，白面馒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，平时都是玉米窝头，黄澄澄的，就着沙葱拌豆腐，能吃两个。有一次父亲赶车去百灵庙，捎来一小袋白面，母亲蒸了一锅馒头，噎腾腾的，我一口气吃了三个，撑得晚上睡不着觉，躺在炕上摸着肚子，闻着窗外飘来的牛粪味，觉得日子就像这馒头一样，扎实又温暖。

春天剪羊毛的时候，院子里满是雪白的羊毛，风一吹，就有细小的绒毛飘起来，粘在脸上、睫毛上，痒痒的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用纺锤把羊毛纺成线，线轴转得嗡嗡响，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银粉。压成的羊毛毡靴要放在锅里煮，煮得越久越结实，穿在脚上，能把寒气挡在几寸之外。父亲的皮大衣是用老羊皮做的，毛长而密，里子缝着蓝布，他总说这是“草原上的貂皮”，每次出门前都要抖一抖，把沾在上面的草籽抖掉。

离开查干哈达草原的那年夏天，我背着行李站在艾布盖河边。河水还是那么清，河边的沙葱长得正旺，几只野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，划出一道道波纹。母亲站在身后，手里攥着刚烙好的玉米饼，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。她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草原的风。父亲蹲在地上抽烟，火星明明灭灭，像远处天空的星星。我知道他们舍不得我走，就像舍不得那些要迁徙的羊群，但草原上的鹰总是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

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，吃过精致的宴席，住过暖和的楼房，可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被一股熟悉的气息拽回查干哈达草原。可能是冬夜里闻到的煤烟味，可能是菜市场里看到的沙葱，甚至是某次雨后空气里的青草香——故乡的味道，早就顺着血脉，流进了我的骨髓里。

去年秋天回去，查干哈达的土坯房大多换成了砖瓦房，屋檐下不再堆着牛粪，取而代之的是太阳能电板。艾布盖河的水比从前浅了些，但河边的沙葱依旧长得茂盛，摘一把嚼在嘴里，还是当年的味道。夕阳西下时，我站在草原上，看远处的羊群被染成金色，炊烟从砖瓦房的烟囱里升起来，细细的，像一根线，一头拴着故乡，一头拴着漂泊的我。

风又吹起来了，带着胡杨林的气息，拂过脸颊时，像母亲当年的手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这片草原永远在等我，就像那些雪地里脚印，无论被多少新雪覆盖，总会在某个清晨，清晰地浮现出来，指引着回家的路。查干哈达，这四个字念在嘴里，就像含着一颗红痘痘，甜丝丝的，带着一生的牵挂。

（据《内蒙古日报》）



古朴的江南小巷里，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清晨的阳光。昨夜下了很久的雨，李记包子铺刚开门，门口已是雾气氤氲，一屉屉竹蒸笼里的热气腾腾而出，已有几名顾客在店门外排队。

李峰打开蒸笼盖时，歪头将脸侧开，以防止脸被蒸汽烫伤；他用长柄夹夹包子时，会小心夹住包子的底部，避开包子的褶皱处。这些都是父亲李润教给他的小窍门。李峰大学毕业后，找了几份工作都不理想，最后还是决定先回老家小县城帮父亲卖包子，传承李家的手艺。但是包子好吃不好做，李峰的手艺还远远赶不上父亲。

“张大爷，两个肉馅、两个素馅，您拿好，小心烫。”李峰阳光开朗，对顾客永远都是笑脸相迎。张大爷是李记包子铺的熟客，他扯着嗓门对正在做包子的李润喊：“老李，你生了个好儿子啊，包子铺后继有人啦！”清晨的阳光像碎金，洒满了街道，小巷里充满了欢乐的烟火气。

李润两只胳膊都戴着袖套，袖套上沾满了雪白的面粉，边沿已经陈旧、破损，但总是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李峰看着父亲用手掌揉面，他想起小时候，就是吃着父亲做的包子长大的。母亲去世得早，是父亲用这门手艺撑起了这个家。

“阿峰，两个包子，老样子。”一个女孩甜甜地说着，扫码付了款。女孩叫林美，是李峰的女朋友，就在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上班，每天早上都会来买两个包子做早餐。李峰和林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，两人感情很好，但林美的母亲嫌弃李峰家，不同意两人交往。“你一个人卖包子的，今后怎么给阿美幸福？”这话就像铁锤一样，重重地砸在李峰心上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李峰已经哈欠连连。李记包子铺用的都是新鲜的猪肉和蔬菜，所以每天凌晨三点不到，父子俩就得起床去买菜，买回来后，还得忙着剁馅、调味、和面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

隔壁的“易鲜”餐馆做的是午饭和晚饭的生意，店门在中午时才打开。餐馆的老板孙易，以前也是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备菜，忙一整天，很是辛苦。但是最近两个月，李润发现孙易都是快中午才过来开店，可一点儿也不耽误生意，这让李润感到有些纳闷。后来才知道，孙易如今用的都是料理包，材料都是现成的，一元成本的煎蛋可以卖到四元，稳赚不赔。

午后一点，包子铺里的最后一个包子也卖完了，李润关了店门，开始和李峰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李润问：“你和阿美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李峰没接话，叹了口气，坐在那儿闷闷不乐。

此时的隔壁餐馆热闹得很，因为出餐快，生意反而更红火了。父子俩都沉默着。李峰突然说：“爸，要不我们也用料理包吧，这样赚得多，也不必那么辛苦。”李润听了，脸色一沉，起身背对着儿子，一边冲洗着手上的面粉，一边说：“做包子的手艺，是你爷爷传给我的，从调馅到和面，几代人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，这可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啊。”李峰说：“爸，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你得学会变通。”李润突然拔高了嗓门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怒气：“再怎么变，也不能丢了手艺！我只知道要老老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你别忘了，这间包子铺虽然不大，但我就是靠着它，才养活了咱全家，不能对不起老主顾。”

李峰不想激怒父亲，便不再争辩，他知道父亲是对的，可心里始终不是滋味。

回家的路上，李峰突然收到了林美发来的微信：“阿峰，明天早上，我会带我妈一起去你店里吃包子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”李峰回复道：“你妈不是不同意咱俩的事吗，怎么会愿意过来吃包子？”林美回复：“日久见人心嘛，你人踏实又能干，包子铺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不会看错人的，我妈也一定会看到你的好。”

李峰笑了，抬头看天，天色分外晴朗干净。他扭头对父亲说：“爸，对不起，刚才的事我以后不会再提了。”李润一愣，旋即舒展开脸上的皱纹，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最难的日子都过来了，以后莫再说那些丧气话。走，回家。”

小巷里洋溢着喧闹与欢笑，正是这世间最平凡的市井烟火，让此刻的父子俩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。

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